

他與她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水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李白

胡益誠

他跟她，在過去的日子裏，是兩個未曾相識的生命，他背負著理想走上他少年的路，她認命而兢兢業業地接受環境所加諸於她的。在繁複而精確的作業下，聯招令他跟她在十萬考生中湊在一起，分發在同一個學校的同一個系裏，於是，他跟她開始有了交集。

I

他帶著一個期待和憧憬的心，進入了大學校園，他興奮地自忖大學生活可以治癒他那被桎梏已久的日子，他認為在大學生涯裏可以尋回過去被壓抑的日子所失去的一三五知己的高談闊論，追求自己所感興趣的學問，和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是呼之欲出的。而她，雖然放榜時曾帶給她一陣的興奮，也對於能掙開高中生活感到一股莫名的欣慰，但是，面對未來漫長的七年醫學生生涯，卻在她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畢竟，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可是她還是如過去一樣認命而兢兢業業地期盼著她的大學生活。

就在迎新的日子裏，他看到了她（雖然不能確定她是否也看到了他），他心中暗想「就是她，就是這個女孩子可以與她共同啓開大學生活的另一章」，就在此刻，他又注意到圍繞在她四周如蒼蠅般的學長（看到此文的學長真抱歉，這只是他當時的感覺）不斷地遮斷他的視線，而她也總是來者不拒地有問必答，有時甚至還反問幾句呢！使他連上去跟她說聲「嗨

」的勇氣都喪失了，於是，他的心中開始咒罵那「如狼似虎」般的學長，體恤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境。他澎湃的心湖開始計議如何引起她的注意，如何接近她，如何開口跟她說第一句話，如何……他昏旋的頭進入了歇斯底里般的「幻想」。而新環境對她的生活而言，似乎未曾起多大的變化，只是接觸面中增加了一些異性和少許的鄉愁罷了。她「心如止水」。

II

隨著日子的消逝，他跟她開始步入了醫學的殿堂，解剖、組織、生化充斥在他與她的日子裏，在惺忪的眼神中，他終於明瞭醫學就是這麼死沈沈的一門科學，他拼命用功，試圖理出頭緒，把那密密麻麻的名詞塞入他的腦袋，在一天二十四個鐘頭裏，他除了讀書、吃飯、睡覺外已不暇及他了，雖然有時在解剖室裏還能跟她保持咫尺之距，可是，每當他看到她手持解剖刀在冰冷的屍體上游移時，他便覺得以前想法的可笑，畢竟，他與她所面對的是一個現實而毫無美感的世界。而她對於他，雖然有時也會冒出幾句話，但也僅僅是解剖名詞和聊勝於無的對話。現在的他跟她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通過考試。

III

時間就是這麼的奧妙，它可以使陌生變為熟悉，使無知轉為成熟，使模糊變為清晰，當

然也可使胸懷壯志退却成安於現狀。他就是在這麼地蛻變著，不算長也不能說短的二個學年，使他對於學校的狀況、同學之間的人際關係以及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步調都有了一個概括性的了解，他知道世事並不如當初想像中的那樣單純，雖然他渴望一個絕對的世界，可是他終於明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先互戴著一層面具的，而扯開這層面具之後，人的本性都是善變的，對她，他有一點同情之意，他眼見班上各個「group」林立，但他始終找不出那一個「group」才是他的落脚處，因為他不喜單一色彩，他期望下的生活是多彩多姿而不迷失自己。他就是這麼地狂妄、堅持，有時候甚至於一股失落感和不被認同的感覺會湧上他的心頭，他自嘲地認為醫學系的學生就是這麼的「自我中心」、「狹心症」。但是基於同窗之誼他還是樂於和他們接觸的。

她，慢慢地，也由當初的認命和兢兢業業，漸漸地對生活也有了一些感受，隨著病理切片的分組和學長的指導，確實地在她心目中也浮現過幾個男孩的影子，但理智的她一想到以後還存在著太多的現實問題時，又使她裹足不前了。與其花費心思在這個解不開的結裏，倒不如結結實實地K幾本講義，求個好成績，分發個理想的醫院，還來得實際。她就是這麼地循規蹈矩以致於有時對生活呈現出一股無力感。於是她寄情於將來，在她的夢中。

VI

三年的大學生活使他由當初的渾沌未知而撥開雲霧，人世間充滿了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事了，他明瞭當初的想法都太平鋪直敘而一廂情願了，對於前途他雖然仍有幾分的樂觀，但也非昔日放榜時的那種「登龍門」之感了，人生有千萬條路可走，生活也有千萬種形式可過，而醫生只是其一罷了，在這條漫長的修行路上註定要花上許多青春的歲月，按捺許多孤寂的時刻，犧牲許多睡眠的時間，和抹去生命中許多輝煌的色彩。對於家庭，隨著年紀的增長

，他清楚的知道一個完滿的家是父母辛苦堆砌而成的。每當從父母手中接過生活費時，他的心中有說不出的無奈和感激，為此，他一個星期裏要趕上五天的家教，不管刮風下雨每晚都要花上兩個鐘頭去陪小孩子唸書，有時他心裏會有一種「浪費生命」的感覺，但想起家中的雙親不也是爲了子女而付出了不少生命嗎？爲此便又使他按住性子，耐心地教下去，畢竟這祇是過程並非目的。她，似乎也隨著光陰的累積而更加成熟，除了汲汲於成績的追求外，也懂得如何使生活過得更好，她開始注意衣著的打扮，房間的佈置和女人的韻味等問題，在較正式的場合中偶而還會上一點小粧，但她却始終「望情生怯」。

V

這是他與她呆在學校的最後一個三百六十五個日子了，隨著分發實習的情形，使他與她深切了解醫學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系，他知道今日的結果是以往努力的累積，砌多少塊磚成多高的樓。他知道在浩瀚的一百多人裏，唯一可靠的便惟有自己了，除此，沒有人可爲你解決任何難題，因人們也自顧不暇了。而她對於分發的醫院雖然滿意，但是面對以後繁忙的實習生涯，她還是有稍許的躊躇，有時候她心中會湧上一股後悔之意，但也只有怪自己當時爲什麼要跟著許多同學下那個決定了。在夜闌人靜的晚上，她曾捫心自問過「四年的大學教育下來，爲什麼還不能養成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爲什麼在臨事不決時，不能自己理出一條頭緒？」、「爲什麼她總不能排開異見地選擇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路？」，但木已成舟，她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他與她在狹小的台中盆地即將渡過一生中最燦爛的大學生活，對於往日有數不盡的點點滴滴刻烙在他倆記憶的深處，雖然沒有理想中的校園，不如預期中的大學生活，但這片草地與柏油地上卻曾留下他與她生命中成長的足跡，這是一輩子永難釋懷的。